

是谁

继武昌首义之后，

扣响了

辛亥革命的第二枪？

清末民初，湖广会馆，
一群热血沸腾的青年，
谱写出一页崭新的篇章。

黎明的

脚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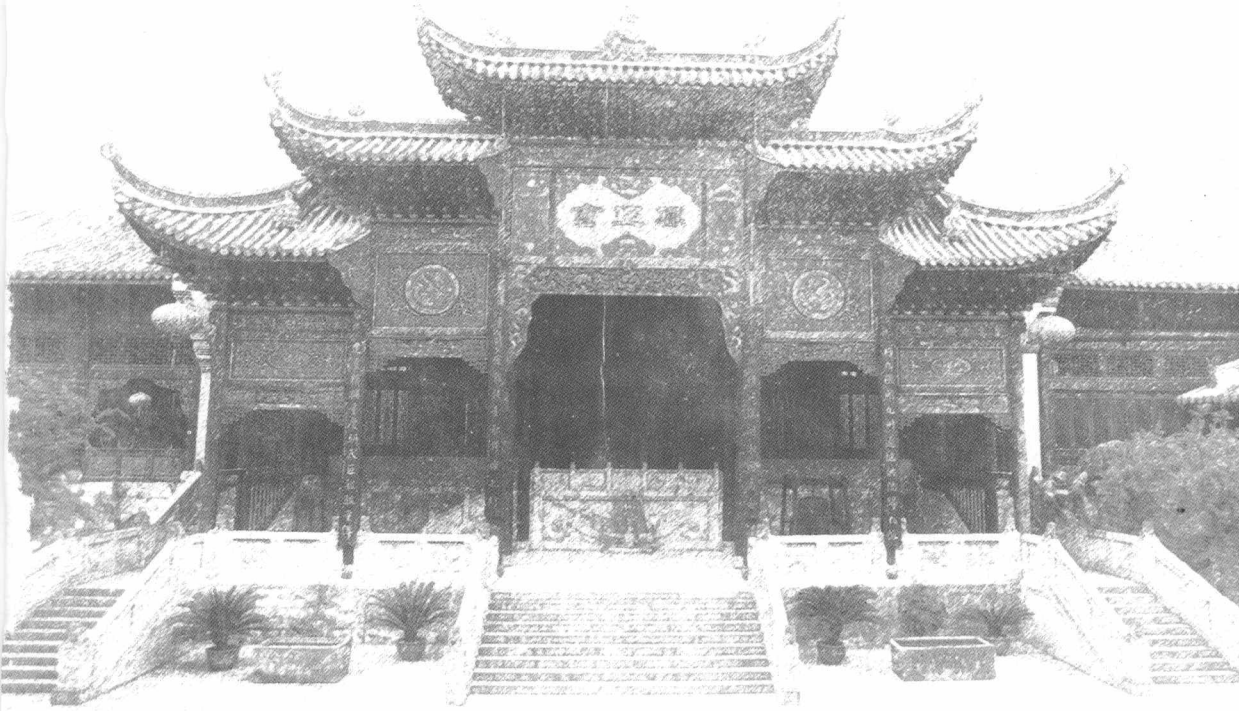


YZLI0890209208

易万 /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易万 / 著



黎明的 脚印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清末民初,清朝宣统皇帝秘密派遣一个太监作钦差到重庆,预谋镇压保路同盟会,不料被人杀死在湖广会馆。会馆为避免事端,悄悄将太监埋到了河滩上,却被刚从河滩上游打劫回来的袍哥会四海社的人发现。四海社为报复湖广会馆,又将太监尸体挖出来丢弃到湖广会馆门前,钦差之死被曝光,重庆知府限令会馆三日之内交出凶手和皇上的密旨。会馆首事陈留心无奈求助于四海社。四海社出主意叫找人顶罪。四川保路同盟会杨沧白等人积极联络社会各阶层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清朝政府将川汉铁路的主权出卖给洋人,遭到清朝政府的镇压,同盟会趁机夜袭法国水师营夺取枪支,武装起义,推翻了清朝政府在重庆的统治,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基础。书中既穿插了湖广会馆、袍哥组织、清朝政府、同盟会、江西会馆等几大组织之间的利益交织,矛盾冲突,也详尽描写了湖广会馆首事陈留心三个儿女的成长历程和爱恨情仇。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那是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有一群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们谱写了中国历史崭新的篇章。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黎明的脚印/易万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302-34107-9

I. ①黎… II. ①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0321号

责任编辑:刘 佳

封面设计:王文莹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宋 林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装 订 者: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18

字 数:323千字

版 次: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500

定 价:36.00元

目 录

第一章	黎明那一刀	1
第二章	天机可泄露	6
第三章	惊天大阴谋	11
第四章	别剪我辫子	18
第五章	平地起风雷	23
第六章	川中多义士	30
第七章	想起初相见	36
第八章	神机又妙算	41
第九章	钱陈欲联姻	46
第十章	赌的是人生	52
第十一章	饿死当烈士	57
第十二章	兄弟讲义气	63
第十三章	真是条好汉	69
第十四章	监狱顶包计	74
第十五章	不准绑我娘	80
第十六章	第一天游行	85
第十七章	会馆传枪声	90
第十八章	夜袭水师营	97
第十九章	再探羁押司	104
第二十章	革命有风险	109
第二十一章	回不去的家	115
第二十二章	打响第一枪	120
第二十三章	我也要革命	125
第二十四章	成立督军府	130
第二十五章	复仇的怒火	136

第二十六章	姜是老的辣	141
第二十七章	欲结并蒂莲	145
第二十八章	刚烈奇女子	150
第二十九章	谁做阶下囚	155
第三十章	一枪毙了他	161
第三十一章	背后有阴谋	166
第三十二章	大火夜惊魂	171
第三十三章	纠结的婚事	176
第三十四章	战火重开启	181
第三十五章	演戏要演足	186
第三十六章	据险浮图关	191
第三十七章	敲你一竹杠	196
第三十八章	煽风又点火	201
第三十九章	我是你的人	206
第四十章	上演苦肉计	210
第四十一章	浮图关之战	215
第四十二章	今晚要杀人	220
第四十三章	神枪狙击手	226
第四十四章	惨案惊全城	231
第四十五章	过河要拆桥	236
第四十六章	好事接踵来	241
第四十七章	血战朝天门	247
第四十八章	好事须多磨	252
第四十九章	带弟去从军	260
第五十章	汪洋中的船	267
第五十一章	惹祸的新兵	272
第五十二章	革了谁的命	276
第五十三章	天理总昭昭	281

第一章

黎明那一刀

“啊……!”一个战栗的叫声划破苍穹，几乎将整个重庆城的黎明惊醒，远处河滩上的数只野鸭也被惊得扑棱棱地乱飞。紧接着又传来“扑通”一声，然后再无声息，四周顿时又回到黎明时的死寂。

发出叫声的是整个会馆公认声音最甜美的丫鬟花么妹。花么妹爱笑，一笑就是俩深深的酒窝，平日里总是一路带笑地哼着小曲，其声如百灵鸟般婉转，但是此刻走了调的惨叫却如夜枭号丧，听着叫人汗毛直竖。

曾春发曾大管家是第一个冲到现场的，当第一声叫声响起的时候，曾大管家正好边穿衣裳，边睡眼蒙眬的从自家门槛上迈出腿来，所以他准确地判断出声音是从会馆西北角二楼客房的长廊传出来的。

别小瞧曾管家上了点年岁，可手脚之利索并不输于年轻人，他腾腾腾地冲上了二楼，一眼瞧见了昏迷在走廊上的花么妹。

曾管家蹲下腰，用一只手环住花么妹的肩膀将她柔软的身躯半扶起来，另一只手大力地推揉，嘴里焦急地喊道：“么妹，么妹，你咋子了?”

曾管家祖籍湖北麻城，十二岁那年随父母举家从麻城千里迢迢搬迁至重庆，刚至重庆时，居无定所，投奔于湖广会馆暂居。很不幸，曾管家的父母在迁移途中染上了天花，到会馆不久就双双撒手人寰。湖广会馆的老首事陈存根与曾管家本是同乡，见这孩子孤苦伶仃，就留在会馆做了小厮。曾管家打小就手脚勤快，任劳任怨，人又特会来事儿。到曾管家三十三岁那年，老首事陈存根也驾鹤西去，现任湖广会馆的首事陈留心接管了家业，见曾管家勤劳忠诚，就直接提拔他做了湖广会馆的管家。

花么妹在曾管家怀里“嚤哼”一声，慢慢睁开眼睛，醒了，回过神的花么妹却突然腾地一下坐起了身子，反把曾管家吓了一跳。

花么妹眼睛直勾勾地看着走廊地板，伸出了颤抖的手，嘴里反复念叨着一个字：“血，血……血!”惊恐万般的身躯也不住地往后缩。

借着微露的晨光，曾管家这才注意到，花么妹的绣花鞋上沾满了刺目的鲜

血，身旁的地上还躺着一把带血的尖刀，而走廊上却是一长串带血的脚印，一直延伸到花幺妹的身下，而脚印的大小正和花幺妹的相仿，在晨光微露的清晨，那串带血的脚印神秘而恐怖。

这时候，湖广会馆的二管家董怀仁也带着数名护院武师杀气腾腾地冲过来了，手里都提着亮晃晃的大刀。

曾管家和数人蹑手蹑脚，顺着血腥的脚印摸到了长廊尽头倒数第三个房间的门口，一大摊鲜血从门缝里流出。

门是虚掩着的，轻轻一推就开了，映入众人眼帘是一片血的海洋，红得耀眼。房间的地板上，床上，墙上到处都喷溅着触目惊心的血，一人就仰躺在地下的血泊之中，浑身布满了刀伤，双拳握紧，两目圆瞪，显见得早已气绝。

此时，会馆所有被惊动的人都涌到了门外，议论纷纷，指指点点，毕竟会馆建馆一两百年来还从未听闻如此骇人之事。

会馆首事陈留心很快也赶到了，处变不惊的陈老爷背着手在房间里看了看一言未发，只出门的时候淡淡说了句：“曾管家、董教头待会带花幺妹来议事厅。”

重庆湖广会馆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扩建。会馆占地面积8561平方米，会馆从一开始建立就设有大量的客房供来往的同乡，客商及应试子弟暂住，会馆分文不取，还免费供应早餐，有落魄乡人临走会馆还赠予盘资，凡来湖广会馆住过之人无不翘指叹服，会馆现任首事陈留心的贤名也因此蜚声乡里，远播四方，湖南湖北籍人士来到重庆，往往暂居于此。每年来来往往的客商乡邻数以万计，足见湖广会馆陈大老爷声名之隆。

此时正值秋冬之交，寒气逼人，重重包裹城市的雾气渐渐消散，天光慢慢敞亮，朦朦胧胧的山腰上便现出湖广会馆偌大的轮廓，墙楼高耸，雕梁画栋，跟旁边密密麻麻低矮破旧的棚户形成鲜明的对比。院落的大门正对着长江的江面，门首上挂着一块巨大的门匾，上面镶着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湖广会馆。字迹遒劲有力，落款乃是乾隆重臣纪晓岚。据说纪晓岚甚为爱惜墨宝，一生极少为人题字，这块门匾足见珍贵。大门的两旁，两个青面獠牙的巨大石狮张牙舞爪，仿佛要将所有的路人撕裂。整个院落占地面积之广，气势之雄壮，远非寻常人家可比。

会馆的议事厅里，湖广会馆的首事陈留心一脸严肃地端坐在交椅上，跟身后香案上供奉着的关二爷神像依稀倒有七分相似。陈留心年方四九，正值年富力强。一张国字脸，两笔英雄眉，颌下长须乌黑，不怒自威，不仅具有关公神韵，更兼一副侠义心肠。膝下育有二子一女，长子陈尚武，今年二十三，次子尚文今

年刚好二十，最小的女儿陈尚秀今年十七。

此时，曾管家与董管家就如两个做了错事的孩子，垂手立在陈留心跟前，大气都不敢出。

董管家名为二管家，其实是会馆的武术教头，以会馆如此之大，馆内值钱的事物也不少，自然请有不少保镖护院，而董管家就是所有护院的武术教头，包括陈留心的两位公子都在跟随董教头习武，可别看长子名尚武，但其实他更喜好诗词文章，反而是次子尚文更热爱武术，更兼天赋聪颖，虽然年纪尚轻，但举手投足俨然已有宗师风范。

说起这董怀仁也是大有来历之人，祖籍湖北襄樊，师出少林归元大师门下，曾在省城中过武举，封过官职，后来却不知怎么得罪了上司而被逼得流落异乡辗转到了湖广会馆担任武术教头，颇有当年水泊梁山林冲的境遇。董怀仁自己从来绝口不提这碴儿，别人也不好多问，大概缘由也只有湖广会馆的首事陈留心略知一二。

陈留心皱紧眉头问道：“怎么回事？”

花么妹抽抽泣泣地答道：“昨晚一号房的客人给打了招呼，说今早一早要赶路，于是我清早就给客人端稀粥去，端去的时候我并未发现第三间客房门口的那些鲜血。等送完粥回来，脚下不知被什么东西给崴了一下，我低头一瞧，地上竟然是把尖刀，再转头一瞧，地上竟然满是自己带血的脚印，所以……我就给吓晕倒了。”

陈留心问曾管家：“死者是何人？”

曾管家连忙答道：“回老爷，此人自称姓江，到会馆暂居不足一周。”

陈留心哦了一声又问：“那此人是何人推荐而来，可有鉴帖？”

一般来会馆暂居的同乡或客商都有当地乡绅或乡邻友好写鉴帖或拜帖来投递，会馆见帖后方准予借宿，不过也有个别例外。

曾管家忙答道：“回老爷，此人前来借宿时，不曾出示任何鉴帖，本不予收留，不过我听他说话口音，必是我等同乡无疑。况且此人说话温文尔雅，衣着不俗，不像那作奸犯科之人，念在同乡情分，我方没有强求鉴帖，准予其借宿，谁知竟会惹出此等大事。”

陈留心再问：“他房内可曾有文书之类的物事？”

董教头插了嘴：“刚才我们在他房内翻了一遍，除了一个随身钱囊，此人身边别无他物。”陈留心讶异地问道：“钱囊内财物可在？”

董教头答道：“清点了一下，此人钱囊内足有银票百两。”

陈留心更为惊奇了：“此人随身携带如此多钱款，必不是普通人家。加害于他的人既不是图财，那定必是寻仇了。”

董教头点点头说：“小的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此人借宿期间，可曾有人来访？”陈留心问曾管家。

曾管家摇了摇头，顿了半晌却吞吞吐吐地说道：“不过……”

陈留心急忙追问：“不过什么？”

曾管家言道：“此人来借宿五天，不曾见有任何外人来访，不过他每日白天必要出去，天黑前准时归宿，至于出去做什么却不太清楚。此人初来借宿时我曾与他有过交谈，感觉此人说话的语气及神态皆如那妇人一般。”

陈留心再问董教头：“那昨夜你们值夜的护院没发现任何异常吗？有没有听见有人呼救？凶手是从外面进入还是就在我们馆内？”

董教头面露惭色，毕竟会馆内发生命案，作为堂堂会馆护院，难辞其咎：“我问过昨夜值夜的几人，都无发现任何异常。”

陈留心眉心一锁：“难道凶手就是我们馆内之人？你们有没有清点，馆内还少了什么人没有？”

没等董教头开口，曾管家先说了话：“刚才我们也清点了馆内的人头，除了大少爷目前不知所踪外，其余人等都在，不过大少爷是昨日晚膳后就出去的，命案绝对与大少爷无关。”食君之俸自然忠君之事，曾管家连忙替大少爷辩白。

董教头也开了口：“刚才我们也里里外外搜寻了一遍，会馆的三处门锁皆完好无损，唯东头的墙上留有蹬踏的新鲜脚印，凶手估计不是馆内之人，而是翻墙而入进来杀人。”

陈留心陷入沉思中。

曾管家问：“老爷，那我们要不要报官？”

陈留心斩钉截铁言道：“绝不容许报官，想我会馆，祖宗基业，百年经营，方有今时之大好家声，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今日遭此横祸，但我绝不容许湖广会馆的招牌砸在我手里，你们去给其他所有人打个招呼，今日死人之事，一概不准对外乱传。”

曾管家“喏了”一声再问：“那这尸体如何处理？”

陈留心挥了挥手：“深夜找个河滩悄悄埋了吧。”

见没其他什么事，曾管家和董教头转身要走，陈留心又叫住了他：“尚武回来后叫他来一趟，以后你也把他给我看紧点儿，这段时间别到处乱跑，最近袍哥会和衙门还有什么革命党正干得厉害，外面到处乱哄哄的。”

曾管家应了一声出去了。

曾管家带着陈留心的命令召集湖广会馆所有人在会馆祠堂开了个会，宣布三日内严禁会馆内任何人私自进出，会馆内暂时留宿的客人曾管家也特别打了招呼，会馆内死人之事绝不容许外泄。曾管家很自信，凭湖广会馆的名声和陈老爷的威名，知道此事的人就算吃了熊心豹子胆也绝不敢对外随便吐露半个字。

开完会，曾管家又带着一帮护院武师提桶挑水把满是血迹的房间里里外外冲洗了个干净。曾管家吩咐小厮龙七：“你去我房间，找你婶婶拿套干净的衣服来给他换上，然后你把换下来的衣裳和这床上的被子拿去院角烧了。”

龙七在给死人换衣裳时，曾管家却直瞅瞅盯着那死人的下体瞪大了双眼，一再叮嘱龙七切勿对任何人提起此事后，风风火火地冲进了陈留心的房间。见陈留心的夫人江燕紫和两个丫鬟却在，曾管家欲言又止。

陈留心见曾管家这般样子，知道必有要事，使了个眼色，夫人和丫鬟知趣地退下，曾管家凑近陈留心耳边低语几句，陈留心惊得差点连手里的景德镇赤釉茶碗都给砸了：“啥？是位太监公公？”

也难怪陈老爷震惊，此时正值1911年，晚清末叶，紫禁城里的慈禧太后刚驾崩两年，中国最后一位皇权统治者宣统皇帝即位，各地反清运动风起云涌，重庆与京城万里之遥，向来山高皇帝远，重庆城里居然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太监，而这个太监没来几天竟然被人杀死在自己的会馆。这个太监究竟为何人？来重庆所为何事？又缘何被杀？种种疑问盘桓在陈老爷心头……

第二章

天机可泄露

夜黑如墨，清冷的月光洒在江面上泛出道道惨白的粼光，除了浪花不时拍打江岸发出声响外，周遭一片死寂。在这寒冷的夜晚，在这死寂的河滩，竟然鬼鬼祟祟来了一行人，下脚极轻，不带丝毫响动。为首的正是湖广会馆的曾管家，后面跟着四条汉子。四人手里抬着一块门板，门板上躺着的正是今晨被人杀害在会馆的江姓客人，此时已经换好了干净衣裳，用一床白被单裹着。曾管家手里拿着数把铁锹和铲子，转头瞅了瞅四下，除了远处东水门码头停泊着的数艘轮船上偶有灯火，四周别无人影。

“就在这儿吧！”曾管家顿住脚步，把手里的工具分发给众人。

众人接过工具，也不言语，埋头挖坑。

曾管家招呼道：“使点劲，挖深点，可别让野狗什么的给老子叼出来了。”曾管家说完，再瞅瞅四下无人，遂从腰后掏出一根烟管，用打火石点燃了烟，吞云吐雾起来。一明一暗的烟火在黑暗的河滩上却显得有些刺目。

沙坑在四名大汉的努力下很快就挖好，曾管家探头满意地看了看深度，说了声行，四名大汉就把床板上的死人倒进了沙坑，回填了泥土，用铲子和双脚踩实了，看看再无异样，曾管家和数人满意地拍了几下手上的尘土离去了。

曾管家自以为此事干得鬼不知人不晓天衣无缝，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前脚刚走，不远处刺骨的江水里竟然黑压压冒出了七八个人头。

众人皆被刺骨的江水激得浑身发抖。其中一人更是哆索着牙齿骂开了脏话：“妈拉个巴子的，这该死的曾老头早不来迟不来，恰恰等兄弟们要上岸的时候跑来挖鸡巴个坟，冷死老子了。”话音刚落就忍不住打了个极大的喷嚏。

站他身后一人劈头就给了他一下，吼了句：“你给老子小声点。”

另一人说道：“五哥，曾老头他们埋的啥子，会不会是啥子金银财宝撒？”

被唤作五哥的人嘿嘿一笑：“难说哟，万一这曾老头从湖广会馆私吞了啥子金银财宝来埋到这点也不一定，兄弟们，想不想看下稀奇？”

人皆有好奇心，在重庆城呼风唤雨叱咤全城的湖广会馆堂堂一大管家竟然深

更半夜鬼鬼祟祟来这里埋藏东西，众人自然感觉好奇。

众人掏出刀七手八脚很快就将尸体挖了出来，刀片将死人身上的衣物划得七零八碎，大部分身躯都裸露在外。

“我呸，老子还以为是啥子好东西，原来是你妈个死鬼。”一人愤愤不平地吐了一口口水。

“五哥，走了算了，一个死鬼有啥子看头，我们还是快点回去清点下这盘的油水。”另一人也说道。

“且慢。”五哥扬手止住了众人，低下脑袋仔细地看了看死人的下体，突然仰天大笑，笑得眼泪花直转。

众人皆不解，疑惑地看着五哥，五哥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兄，兄弟们，你们好好看下，这到底是个男人还是婆娘哟？”

众人这才仔细看了看死人的下体，随后一起哄笑了起来：“咦，硬是怪了，这个男人咋个没的雀雀咧？”

“你要说他是个婆娘，他又没的奶奶，你要说他是个男人，他居然没的雀雀，哈哈，笑死老子了，你们说，他到底是个啥子东西？”五哥还是忍不住笑。

“哈哈，是他妈个死太监。”其中一人笑道。

耳听此言，五哥却猛然顿悟，用力一拍大腿：“对头撒，老子咋个就没想到是个太监呢？不对哟，虽然说湖广会馆里面有很多唱戏的戏子，但湖广会馆又咋会有太监呢？”

别说五哥和这帮江湖汉子从未见过太监，就连重庆府的钮知府也从未见过太监，毕竟重庆离着京城太过遥远，但千百年来，关于太监的各种传说却早在坊间流传。

“五哥，那你说咋整？”

五哥沉吟了一下，说道：“狗日的陈老爷向来和我们大哥不登对，上次大哥想租他的船拉点洋枪回来他也不干。哼，惹到我们四海社，这次我们一定要他狗日的好看！”

众人把死尸抬起来渐行渐远，消失在夜色中。

这帮人就是在重庆家喻户晓的袍哥组织四海社的成员，为首五哥叫杜得海，在四海社坐第五把交椅。杜得海肌肉发达，爆发力特强，更跟随一个跑江湖卖草药的老头练过几年把式，为人好勇斗狠，在加入四海社之前，曾经孤身一人手持扁担打跑了七八个当地地痞，名动四乡，慢慢地身边兄弟越聚越多。四海社的龙头大哥铁傲天为了拉拢这股势力，亲自摆香案滴鸡血，与杜得海拜了把子（兄

弟)。四海社在杜得海加入后如虎添翼，没过数月，为了争夺朝天门码头的控制权，与重庆另一袍哥组织仁义社发生了重庆开埠以来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江湖械斗，双方各出动了近千人，持砍刀、长枪、鸟铳，还有洋枪在朝天门码头上展开了血腥厮杀，一时间，码头上血浪翻滚，杀声震天。杜得海手持双刀，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砍翻了对方一拨又一拨人，直砍得双刀卷刃，双臂发麻。

重庆知府钮传善接获线报码头有人械斗，遂带齐衙府内五百兵丁赶往弹压。来到码头一看双方黑压压的阵势，杀红眼的场面，差点没尿了裤子，一边急忙派人去川东道台搬救兵，一边退兵五里暂作壁上观。川东道台周瑜子闻听是四海社与仁义社血拼，也坚不出兵。

此役在杜得海与众兄弟的浴血厮杀下，四海社大获全胜，牢牢地控制住了重庆最大的水路码头朝天门码头。而仁义社从这以后一蹶不振，势力范围被四海社赶到了长江南岸。而重庆知府钮传善眼见得四海社势力如此庞大，以后凡沾着四海社的事也睁只眼闭只眼，四海社也就越发兴旺起来。在重庆乃至四川大大小小的袍哥组织中，一跃成为龙头。

拿下了朝天门码头就意味着四海社挖到了取之不竭的金矿，四海社的龙头大哥铁傲天大为高兴，席开百桌，广撒英雄帖，宴请各地官员乡绅，各个堂口大哥，流水席足足吃了三天三夜。席间，铁傲天高声宣布杜得海今后为四海社的红旗大管事，社内社外的大小事务都可以负责，更执掌了社内的生杀大权，除他自己外，所有人都得尊称一声“五哥”。

别看排行是老五，其实杜得海在四海社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袍哥极重义气，尊三国关羽为圣贤，因为关羽在桃园三结义中排行老二，所以袍哥组织中谁也不敢僭越称二哥。袍哥组织不设二、四、七、八、九等交椅。不尊四哥是因为当年瓦岗寨罗成排行老四，后来出卖了兄弟，出卖兄弟乃袍哥大忌，所以袍哥组织里没有二哥四哥等座次。

除了老大铁傲天，就还有个三哥田海，田海本是一富绅，为了加强四海社的影响力，铁傲天方拉他入盟，但田海基本不过问帮中事务。老大铁傲天本是重庆丰都的纤夫，整日赤裸着身体在长江、嘉陵江沿岸拉纤讨生活。一次和一帮兄弟替涪陵一位富商拉纤，船过虎跳峡时，纤绳断裂，满船的货都被激流冲进了江底。气急败坏的富商带着打手闻讯赶来，双方动上了手。铁傲天失手杀死了富商，富商极有背景，家中数人都在朝为官，铁傲天被满城通缉，无奈之中带着那帮犯事的兄弟落草为寇，啸聚于南山和歌乐山上，以打家劫舍为营生。数年后，铁傲天见风头渐渐过去，而袍哥组织在当时越来越盛行，就带着一大帮兄弟自己

开了堂口，渐渐地在重庆城站稳了脚跟。袍哥组织起源于清朝中叶，盛行于晚清，在当时，四川大大小小的袍哥组织不下万个，人人都以加入袍哥组织为荣，就连很多朝廷官员在袍哥组织中也有一席之地，势力错综复杂，各据山头，当时的重庆有满城皆袍哥一说。

这次杜得海是奉了老大铁傲天之命，趁夜深去洗劫了停泊在千厮门码头的一艘商船，将船上所有人都捆成了粽子，财物洗劫一空。如果从陆路返回，势必经过巴县衙门，为了以防万一，所以得手后，杜得海与兄弟们顺水漂流绕过巴县衙门，准备在东水门码头上岸。刚漂近码头，就看见了曾管家在岸上一明一暗的烟火，虽然江水冻得要命，众人却也不敢贸然上岸，直等到曾管家离去。

天刚破晓，重庆府知府钮传善大人搂着千娇百媚的小房睡得正酣，就被师爷门外急促地叫声给惊醒了。

“大人，不好了，刚才接巴县衙门来报，说千厮门码头发生了重大劫案，封知县说务必请你去现场看看。”

“妈的，最近咋回事，老出纰漏。”睡意蒙眬的钮大人不满地轻轻嘟哝了一句，满心不情愿地翻身起床。

最近的确是多事之秋，钮大人完全疲于奔命，应接不暇，整得房事质量都严重下滑。

当钮大人的官轿抬到千厮门码头的时候，巴县衙门的封知县已经迎在船头。

钮大人一上甲板就看见甲板上被捆成粽子般的七八个船夫，嘴里都被塞上了白布。

钮大人示意衙役把众人嘴里的白布取掉。

“说说，怎么回事？”

其中一个看着像管事的人带着哭腔开了口：“昨夜我和几个伙计正在船舱里睡觉，半夜睡得迷糊的时候闯进来十多个人，都带着明晃晃的家伙，把我们全绑了丢在甲板上，把船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抢走了。”

“听你口音不像四川人吧？你们到重庆来做什么？”钮大人问。

“回大人，我们是江西人，这次是替客商拉了一船丝绸到重庆，前天到的重庆，昨天刚下完货，正准备今天返航。”

“那有没有看清那伙人的穿着打扮和样貌？”

“那伙人闯进来就吹灭了灯，而且当时挺害怕的，的确没看清样貌。”

“大人，我记得为首那人的样子。为首那人大约四十岁，方脸，嘴挺大，个头大约一米八，浑身肌肉发达，穿一身灰布长袍，手里拿双刀，样子挺吓人。”

另一个船上的伙计说道。

“哦？还能想起什么不？”钮大人很感兴趣地问那人。

那人埋头思索了一阵，说：“对了，那人的辫子不像我们这般长，他就只有这么短短的一截。”那人边说边比画着。

钮大人心头却震了一下，依稀感觉到此人是谁了，不过他没有声张。

钮大人曾经见过杜得海数次，并有过交谈，曾经一次也好奇问过杜得海辫子怎么这么短，杜得海说是因为有次在磁器口和自贡盐帮的打架，被对方一刀将脑后的辫子砍断了。那时候人人脑后都拖着一根乌黑油亮的大辫子，像杜得海这样一根短短的马尾走在街上就相当扎眼了。

“那有没有看见他们从哪个方向离开？”钮大人再问一句。

“他们全都下水往下游漂去了。”船上管事那人说道。

钮大人扭头对封知县说道：“你迅速派人往下游沿途查查，看有没有人看见他们从哪里上岸。”

封知县刚带人离开，一名带刀衙役又匆匆走来：“禀报大人，湖广会馆大门处发现一具裸体男尸。”

妈的，今儿这是怎么啦？还要人活不？钮大人整个头都大了一圈。

第三章

惊天大阴谋

千撕门码头距离湖广会馆并不算太遥远，钮大人带着衙役很快就赶到了，远远地就见着会馆大门处围着黑压压的人群，见到大群官兵涌到，人群潮水般地闪出一条道来。地下躺着的正是被杜得海从河滩上挖出来的那个太监。杜得海见曾管家鬼鬼祟祟地把这个太监埋掉，明显是不想让外人知晓，湖广会馆大门外这条大街商贾云集，每天人来人往，他故意把尸体扔到湖广会馆大门外，明显就是要湖广会馆难堪。

会馆其实也一大早就发现了问题。会馆扫地的金老头清早出来扫地就看见了死尸，急忙禀报了曾管家，不过那时候天已经微亮，路上已有很多行人，发现了这具躺在路边光溜溜的男尸，早已经围上七嘴八舌看热闹了。

陈留心大为光火，责怪曾管家办事不力，曾管家满腹的委屈，却也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会馆现在明显是处于两难境地，把死尸抬进会馆也不是，再出面重新埋掉也不行。

钮大人走进人堆，往地上的死尸一瞧，顿时就吓得差点跳起来，浑身直哆嗦。

手指颤抖着指着地下的死尸，牙齿磕磕巴巴地问：“谁？谁干的？”

可惜周遭无人应声。

会馆陈首事闻听钮大人到了赶忙迎了出来。

钮大人一见陈首事却慌慌张张地一把将他拉进了会馆，刚一进会馆大门，钮大人脸色惨白地说：“陈兄弟，你可闯了大祸了。”

陈留心惊问何故，钮大人却慌张地看了看四周，说：“找个安静的地方说话。”

陈留心招呼丫鬟给钮大人泡茶，钮传善忙摆手说不用，陈留心把钮大人带进了议事厅，钮大人回手亲自关上了议事厅的大门。

“钮大人，何事如此惊慌？”陈留心问。

“陈兄弟，这海公公到底如何死的？”钮大人说。

陈留心装糊涂：“门外那人就是海公公？我不认识啊！我咋知道谁杀了他。”

钮大人说：“海公公死在你湖广会馆，别说是你，这次连我都死定了。”

“大人，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这海公公并不是我会馆里面的人，而且他死在会馆门外与我有何关系？”陈留心赶忙撇清。

钮大人手指陈首事额头：“你呀你，死到临头还嘴硬，你知道那海公公是什么人吗？”

“不就死了个太监吗？他死了你我怎么又脱不了干系啦？”陈留心不以为然地说。

钮大人颤抖着嘴唇言道：“兄弟啊兄弟，这次可被你害死了！这海公公可是奉了皇上的密旨秘密来重庆镇压保路同盟会的。”

说到密旨，钮大人突然想起了：“对了，那道密旨呢？”

“我哪知道什么密旨啊？”

“这可是皇上亲自下的手谕，凭这道密旨可以调动川东道、左营道，还有云贵川所有的兵马，最近同盟会闹腾得厉害，如果调不来这些兵马，重庆必乱。”

陈留心也感觉事态非常严重了。

“还不赶快带我去海公公的房间找找？”钮大人焦急万分。

陈留心继续装傻，反正人死无对证：“钮大人，这海公公是宫里的人，又不是我会馆的人，会馆里怎么会有他房间？”

“到这节骨眼了你还不说实话，信不信我封了你的会馆？”

“自家兄弟，何必这么认真呢，我的确不知道海公公是被何人所杀。”陈留心还是不肯承认海公公是死在会馆里。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海公公是奉了皇上的旨意秘密来到重庆的，整个重庆城除了川东道台周瑜子和我知道他的身份，其余没一个人知道。数天前他来到重庆时，我本欲留他在府台暂住，海公公不肯，说怕暴露身份，二来他也可以在外面秘密调查同盟会的动向，海公公说他是湖北人，所以他就暂居在你这湖广会馆。”

陈留心心里暗暗叫苦，知道瞒不下去了：“不错，这海公公的确是前日夜间被人杀死在会馆的房间里，不过我们并不知道是被何人所杀，而且出事后我们也查过海公公的房间，并没有发现你所说的那道密旨。”

钮大人喃喃自语：“死定了，死定了，这次可死定了”。的确不错，皇上的钦差不明不白死在他的辖区，钮传善绝对难辞其咎，不说满门抄斩，至少官帽难保。